寅二、別顯（分二科） 卯一、前導次第義（分二科） 辰一、徵
云何正見等前導次第義？

這是第十大科「有因有具聖正三摩地」，這一大科裏邊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徵」，第二科是解「釋」。解釋裏邊分三科，第一科是「略釋名」，第二科「廣說義」。第一科「略釋名」講過了，第二科「廣說義」是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說因具義」。這一科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略標」，這一科也講完了，現在就是第二科「別顯」，就是別顯略標那一段文的意思。「別顯」裏分二科，第一科「前導次第義」，先問。

「云何正見等前導次第義？」這個「前導次第義」，一共在八正道裏面，就是那五個道支，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說是正見等，就指那五個說，這五個道支是屬於「前導次第義」。這個「前導」，就是他在前面引導，正式的大意還在後邊。先有一個引導者，那麼是誰呢？就是因，由因而後有果，前能引後。這個「次第」就是那五法的次第，先要有正見，然後有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這是一個修行上的次第，所以叫做「前導次第義」。現在這句話是怎麼叫做「正見等前導次第義」？需要再加以解釋的，所以先要這樣問。

辰二、釋（分三科） 巳一、正見
謂先了知世間實有真阿羅漢正行正至，便於出離深生樂欲，獲得正見。

這是第二科解「釋」，解釋裏邊先解釋「正見」。這個「正見」怎麼講呢？昨天我們讀《披尋記》的文，也說到這個意思。在本論就是在〈聲聞地〉的時候，解釋三十七道品，解釋的時候，這個八正道是屬於修道位，是得了初果以後所修的法門，那是無漏法，不是凡夫的境界。但是現在這裏解釋，不是那樣子，是在見道以前的境界，是見道以前的，這樣說八正道是通於有漏，通於凡夫的，這樣解釋的。這在《大智度論》裏面有這個意思，《大毗婆沙論》也有這個意思，這底下解釋，先解釋「正見」。

「謂先了知」，這是說這個佛教徒，他在發心的時候，「先」就是一開始的時候，他為什麼要出家了呢？這是有原因的，這是當初的時候，他「了知世間實有真阿羅漢」，世間上真是有這麼一個聖人，不是一句空話，真實是有這個聖人。這個聖人是怎麼來的？是「正行正至」，他因為修學「正行」，而後得到「正至」的阿羅漢果，阿羅漢道。

這個「正行」就是不顛倒行，其實就是四念處，修行四念處。最後是「正至」，這個「正至」，這個「正」是什麼？就是法性，就是諸法寂滅相，就是我

空，或者法空，這個我空，這個寂滅相的境界就是法性。「至」是到了法性那裏了，與法性相契合了，那樣的境界，也就是一切煩惱都寂靜了，所以與法性相契合了，達到了這樣的境界，叫做「正至」。這個於煩惱都寂靜了是斷德，與法性相應了是智德，有智德有斷德相應了，那麼叫作「正至」。這個「正行正至」，是解釋這個阿羅漢的。說這位發心的人，他開始的時候，他知道世間上真實是有聖人的，這個聖人不是自然有的，是因為修正行而得正至成就的。

「便於出離深生樂欲」，那個聖人的境界，他知道真實有聖人以後，「便於出離深生樂欲」，他就對於出離生死，出離煩惱得解脫的這種境界，深生的生起來歡喜心，生起來希望心。有為者亦若是，他能得阿羅漢，能得聖道，我也能，我也願意這樣子，所謂見賢思齊了，這個意思，這個味道。但是這個地方，這個「深生樂欲」，就是他這個希望心非常的強，不是有若無那樣，出家也可以，不出家也可以，不是這個意思，不是那樣。「深生樂欲，獲得正見」，他這樣子得到正見了，所以這個「正見」怎麼講？就是這麼講，一個信、一個欲。

「先了知世間實有真阿羅漢正行正至」，他就是有一點信心，他相信真實有聖人，這個凡夫能夠成為聖人，他相信這件事，有信心。「便於出離深生樂欲」，這就是得了欲，有信而後有欲，這叫做「正見」。對於出世間的聖道，有信而又有欲，這叫做「正見」。希望轉凡成聖，他有這樣的願望，有這樣的欲，強烈的這種欲望，這叫做「正見」。這個正見這麼講，這樣當然還是在凡位的時候。

巳二、正思惟

次復思惟，何當出離居家迫迮，乃至廣說。

「次復思惟，何當出離居家迫迮」，這是第二科解釋「正思惟」，這個「正思惟」怎麼講呢？先是得到正見，而後又這樣思惟，這個聖人是那樣，我也想要做聖人，那我應該怎麼辦呢？「何當出離居家迫迮」，這個「何」者可也，何字當可字講，說是我也可以出離，我也可以出家，我也應該出家，這是何當，我要出家。「出離居家迫迮」，就是從狹窄的家裏面離開跑出來，從那個家，家是煩惱繫縛所，很狹窄的，所謂家者就是煩惱也，這個煩惱使令你不自由，處處都是苦惱，現在要從這裏面解脫出來，我應該這樣做。「乃至廣說」，「廣說」是說什麼？這《披尋記》上說。

《披尋記》四三一頁：

何當出離居家迫迮等者：謂以正見為依，起正思惟，作如是思，在家煩擾，若居塵宇，出家閑曠，猶處虛空，是故應於善說法毗奈耶中，正捨家法，趣於非家，是名出離家迫迮，乃至廣說。

「何當出離居家迫迮等者：謂以正見為依，起正思惟」，因為先有正見為依止，而後就發起了合道理的思惟，一個如理作意。「作如是思」，這樣思惟，「在家煩擾，若居塵宇」，在家的時候，那都是煩惱，都是擾亂，心裏面老是動亂，沒有一時能安靜下來的。「若居塵宇」，就像住在一個塵垢的房子裏面，這個房子一點都不清淨，都是垢，都是污染，在那樣的房子住，一個歡喜乾淨的人，在那樣的房子住，一看他心裏就不舒服，這是思想的問題。他有出離的思想，他就認為那都是垢，沒有出離的思想，他不知道是垢，他歡喜在那住，他認為是垢了，就是心裏就不安了，就想要越早越好，越早離開這個家越好。

「出家閑曠」，離開家以後，從容自在廣大無邊，就像「猶處虛空」，虛空是無障無礙自由自在，東西南北都是無障礙的境界，心裏面快樂。「是故應於善說法毗奈耶中，正捨家法」，所以應該在善說法毗奈耶，這句話也有意思，出家是出家，應該在善說法毗奈耶中出家，是那麼意思，倒不是在外道裏面出家，在這裏出家。「正捨家法，趣於非家」，是應該「正」，就是要有正確的意志，棄捨這個煩惱的境界，「趣於非家」，就是來到沒有煩惱的地方來。

所以我們出了家的人，這出家人要是到什麼地方去回來，不要說我回家去，這個話不要這麼說，我回到廟上去，應該這麼說。我還看見有些出家人，還是那麼說，回家去，回到寺廟上去，這麼說不是好一點嗎？或者說是回到佛學院，這個名字也好，學佛院也好，佛學院也好，所以是「趣於非家」，這律上常有這句話。「正捨家法，趣於非家，是名出離居家迫迮，乃至廣說」，是這樣意思。這個正見和正思惟，就是要出家的意思，原來八正道這兩句話可以這麼講。這底下第三科「正語等」。

已三、正語等

從此出家，受學尸羅修治淨命，是名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。

前面由於正見和正思惟，這就真的出家了，從自己的意願思想上的改變，就不在家裏頭了，棄捨這個家，就出家了。出家以後做什麼呢？「受學尸羅」，接受師長的教導，要學習戒律，學習這個戒律。學習戒律的時候，當然要持戒，而且「修治淨命」，自己不斷的來修治，就是來改正，來改正自己，改正自己能夠淨命，就是清淨的生活。清淨的生活，就是生活所需的這些衣食住的財，

衣食住都是財，這個財要如法，就叫做「淨命」。如果這個財用妄語得來的財，是不淨的，這是不淨的。

所以「修治淨命」，也就是什麼呢？就是能對治自己的貪心，那叫做淨命，對治貪心叫做「淨命」，能對治由貪心發動出來的身語。由貪心發動出來的行為和語言，那就叫做不淨、不淨命，由貪心發動出來的行動和語言，想要去得財，得衣食住，由貪心那就叫做不淨命。那麼對治這個貪心，就是淨命了，不貪；這個對治瞋心和愚癡心發出來的身語，能這樣子，那叫做「正語、正業」，這用貪瞋癡來解釋「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」，這麼樣講。這樣子講，從此出家以後，就學習戒律，自己的生活所需，也不要邪命，而要淨命，對治自己的貪瞋癡，那叫做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這樣意思。下文解釋八正道的時候，會有更詳細解釋，這裏我們不解釋，就講到這裏。

卯二、於三摩地資助義（分三科） 辰一、正見（分二科）

巳一、聞慧攝

此正見等，於所對治邪見等五，猶未能斷，還即依止此五善法，從他聞音，展轉發生聞慧正見。

這是第二科「於三摩地資助義」，就是解釋這個意思，前邊是「前導次第義」。一共分兩科，「前導次第義」解釋完了，這第二科「於三摩地資助義」，分三科，第一科是「正見」。又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聞慧攝」。

「此正見等，於所對治邪見等五」，「此正見等」就是前邊正見、正思惟正語、正業、正命這五法。對「於所對治邪見等五」，邪見、邪思惟、邪語、邪業、邪命，這就是初開始出家的時候，當然還沒能完全那麼樣的合適。「猶未能斷」，這五邪法還沒有能夠斷掉，就是那個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不是那麼有力量，力量還不是很強大，所以對於所對治的邪見等五，還沒能完全除斷。那怎麼辦呢？

「還即依止此五善法」，還是依止這五個善法，就是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就是安住在這裏。安住在這裏做什麼呢？「從他聞音」，從善知識邊，從佛菩薩邊，從師長邊去聽聞佛法。「展轉發生聞慧正見」，從他聞法，或者從經論邊聞，然後自己思惟，思惟又去從他聞法，從他聞法自己又思惟，就是這麼回事，所以叫做「展轉」。你如果說是不讀經論，自己去思惟，這個事也不行；你讀了經論，聽師長說法，而自己不思惟，也不行。所以又要聽法，又要思惟，又要思惟，又要聽法，所以「展轉」。這樣子，你才能夠發生聞的

智慧，這個「聞慧」就叫做「正見」。這個「正見」，那就是和前面那個正見又深一層了，又不同了，當然也互相有關連，這是解釋這個「聞慧正見」。

巳二、思修慧攝

為欲斷除所治法故，又為修習道資糧故，方便觀察。次依聞慧，發生思慧；復依思慧，發生修慧。

前邊是「聞慧攝」，現在是「思修慧攝」，還要繼續這樣學習，這是第二科。

「為欲斷除所治法故」，就是為了想要除滅所對治的垢法，就是貪瞋癡了，這個邪見、邪思惟、邪語、邪命，實在來說就是自己的貪瞋癡。「為欲斷除所治法故」，你需要進一步的學習思慧，學習修慧的，不能停留在聞慧，因為聞慧的力量不夠。「又為修習道資糧故」，本來出家就是想要修學聖道的，修學聖道那個聖道，你需要在修習之前要準備好，要先有一個準備，就是資糧。「資糧」者因也，是因，由這個因而後才能得果。資糧就是人若有遠行，到遙遠的地方去，你走之前，你要拿點資糧路上需要，還要吃飯，你要有路費，有這些東西做資糧的。所以修行，修學聖道也是，你要有一個資糧，要準備聖道所需的方便。所以這樣子「方便觀察」，「為欲斷除所治法故」，叫「方便觀察」；「又為修習道資糧故」，要「方便觀察」。這個「方便觀察」，這個「方便」就是智慧，用善巧方便的智慧，來觀察所治法，觀察能對治道的資糧，這樣子。而這個事情要怎麼來呢？怎麼樣去方便觀察呢？

「次依聞慧，發生思慧」，就是依據你從經典上所聞的，從師長邊所聞的正法，你就發生了思慧，要專精思惟，要在閒居靜處專精思惟。我曾經說過，就是經論上重要的要義，你要把那個文句背下來，背下來的時候，自己要思惟，自己在閒居寂靜的地方，一方面經行可以思惟，坐在那裏也可以思惟，當然加上奢摩他，這樣去觀察思惟去。這樣思惟這個意思，我們說是，我也常會聽見人家說，從經本上看，從師長上的解釋，我聽見了我心裏也歡喜，但是做不到。這話說得對的，事實如此，做不到。

那麼應該怎麼辦呢？思惟，思惟這個事能做到，就和打妄想一樣，就是想。怎麼想呢？當然不是塵勞的事情，不是色聲香味觸的事情，就是經論上的道理。經論上的道理，經論上他有現成的文句，文句裏面，文以載道，文裏面有道，文裏面有義，所以你文要記住，沒有這個文，沒有辦法思惟，文要記住，記住由這文所顯示的義去思惟。那麼說文我不懂，不懂這話怎麼意思？那師長解釋了嘛，解釋了，你應該要記住，要認真的把他記住。記住了的時候，這文

要背下來，按這個文去思惟，這個思惟你純熟了以後，就能用了，在日常生活裏面就可以用，就可以用這些事。

其中我在這裏，我想起來一件事，我們不要說大話，我們就從開始來說，不要從中間說，也不從後邊說，從開始說。開始是什麼？就是凡夫境界，從凡夫境界開始說，凡夫是這樣的，有順心的事情歡喜，不順心的事情就不高興，凡夫是這樣的。是這樣的時候，但是我現在，剛說這個正見，有了正見、正思惟的時候，這思想改變了，想要出家。出家這句話什麼意思？就是遠離煩惱的意思，因為家是一個煩惱的境界，離開了家就是出離煩惱。出離煩惱，但是問題是什麼呢？我在家的時候有煩惱，那個煩惱不是從外邊來的，是從自己心來的，從自己心裏出來煩惱的。

現在要離開這個家，就要想我離開家，我和煩惱分家沒有？我和煩惱分開沒有？還是沒有，和煩惱沒有分開呀。沒有分開的時候，我現在說要積極的要聽聞正法，聽聞正法，才有一個滅，這個毗奈耶，於善說法毗奈耶中，毗奈耶是什麼？毗奈耶是個滅，毗奈耶者滅也，就是能滅煩惱，在正法中能滅煩惱，在這個地方要出家。出家的時候，你積極的要拿到，要取得這個正法。現在經論就是正法，師長所講解的是正法，你要拿到。怎麼叫拿到？就是放在心裏邊，你心裏面要有一部經。不是說我把經本打開，念一念是經，當然也是經，是的，但是這樣不可以。你重要的，最低限度，重要的精要之義要放在心裏面，不是要打開本才叫念經，不是的。心裏面重要的你要有，有的時候常常思惟，常常思惟的時候，你在思惟的時候你要用，你用他，像是這個刀鈍了磨一磨，磨一磨然後就用它砍，砍什麼就知道這個刀利了，是那個意思。

現在說是「次依聞慧，發生思慧」，「發生思慧」。怎麼知道「發生思慧」？就是你常常的思惟，思惟又思惟的時候，我剛才說這凡夫境界，有時候歡喜的境界，有時候不歡喜的境界，這歡喜境界的時候，我們自己不大覺悟，好像這歡喜是對的，就這樣子。其實不是，歡喜的境界，我們歡喜的境界，我們就生歡喜心，就去執著，這是個錯誤；惱怒我們的境界，不高興的境界，我就憤怒，憤怒，我是凡夫這也是對的，我不高興也是對的，你要覺悟這是錯誤。對於不滿意的地方我憤怒，要知道這也是錯誤；滿意的地方生歡喜心，也是錯誤，要知道這個事情。我們只是說哎呀你出了家，你還有煩惱，這只是發脾氣說煩惱，其實不只於此，心有所執著的地方都是不對。不對這時候，你有了思慧的時候，專精思惟的時候，你就是拿了一把刀了，手裏有刀了，手裏有刀的時候，煩惱者賊也，要殺賊呀，那麼的意思。

「發生思慧」也是法，遊心法海六十年，這是法者水也，你心裏面有法水了，有煩惱垢來了，就用法水洗一洗沐浴，就是要用。用的時候，在容易出問題的，我們也還是在發了脾氣的時候有問題，是的，也是有問題，愛著的時候以為沒有問題，其實有問題。但是你不妨愛著的地方暫時保留，這不高興的地方，我和某人有一點問題，有問題的時候，我不高興他，我也認為他會不高興我，如果你隨順這個不高興的境界，是不對的，如果你隨順這個不高興，你還沒有正式出家，你隨時自己製造煩惱，隨時由自己的不如理作意製造煩惱，你就是沒有出家，就是沒有出家。

那麼怎麼叫做出家呢？時時的要用這個聞、思、修慧出家，用這個思慧來斷煩惱。我和某人不對勁，我先想，不管他有沒有道理，我若心裏不高興，我就是不對，你先要這樣覺悟。覺悟的時候，你用這思慧來斷自己的，來消滅自己的執著心，他有沒有道理我都不管，我就管我自己，我是不對，我要消滅我這個錯誤，我主動的要和他做一個很正常的一個法友。我不能我不高興他，我見到他，我眼睛就瞪起來，不可以這樣子，你這樣子你就是沒有出家，要覺悟這一點。不要因為以前有一點不對，繼續的增長，繼續增長恨，是不對的，不應該這樣子。所以你這個聞慧是沒有力量的，聞慧是一點降伏煩惱的力量是沒有的；思慧是有力量了，你常常思惟常常思惟熟了，熟了的時候，什麼叫做熟？就是有煩惱一起來，你就能覺悟，這叫做熟了一點。

煩惱起來了，忘了，我學習的佛法，早已經十萬八千里丟的那麼遠，還是原來這煩惱在動，這就是不熟，這是不熟。所以要是怎麼樣才熟？這釋迦牟尼佛大智慧，告訴你這個是能辦到的，不是辦不到。若叫我們立刻的就要消滅煩惱，這是辦不到的事情，是辦不到。所以我們久遠以來煩惱的熏習根深蒂固，煩惱的種子很有力量，種子有力量，發出來現行也是有力量。我們現在學習佛法，這個道心很軟弱，很薄弱很薄弱的，用薄弱的力量，去同那個有大力量的煩惱鬥，不可能的，鬥不來的。但是怎麼辦法可以鬥呢？

你常常思惟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觀身不淨，觀受是苦，觀心無常，觀法無我，這樣常常觀常常觀。煩惱是偶然的才有煩惱，不是剎那剎那時時有煩惱。但是現在學習佛法是時時的，我們說剎那剎那說太過了，我們辦不到，但是前一個小時，後一個小時，我們總是不斷的在正憶念在思惟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相，無壽者相，無法相，亦無非法相，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這個道理時時思惟時時思惟。時時思惟，你這個聞慧、思慧就出來了，就是有力量的了，這個有力量的時候，就可以同煩惱可以鬥了。這時候煩惱沒有動，沒

有人來觸惱你，沒有人觸惱你，你心平氣和。心平氣和的時候，你這個思慧的力量強了一點，你這時候就同自己鬥，同自己的瞋心鬥，斷這個瞋心，思惟這個瞋是虛妄不真實的，是畢竟空的，一思惟這是空，就把這個瞋心就滅了。

當然這是現行，可是也影響了種子，你時常這樣思惟了，這叫做「依聞慧，發生思慧」，這完全聽分別心來消滅煩惱，思慧。這樣子自己把這瞋心，逐漸逐漸地思惟，用法水來洗，用慧劍來殺害這個煩惱賊，慢慢地慢慢地這心就調柔了，瞋心就輕了。輕了的時候，見到那個不高興的人，眼睛不會瞪起來，自然也還很平靜，平靜就你主動的和他要好，就把這件事解除去，同任何人都是這樣子。這個方法是能辦到的，就是經過思慧來改正自己，先在內心裏面用思慧來消滅自己的恨，你常常這樣做，常常這樣做，這個恨自然輕微，輕微了就容易和人改善關係，這友好的關係就能保持恢復過來。所以從這上面來說，如果我沒能做到，要知道自己是不對的，要做到這一點。所以你久了，這件事能辦到，誰罵你，你心裏沒有什麼，不感覺有問題，誰讚歎你，也不感覺到有什麼值得特別的，很重視這件事，哎呀他讚歎我了，也不執著這個事的。慢慢地這個心他就調柔，調柔者沒有煩惱的意思，是這樣意思。不要像以前沒有學習佛法的時候，恨在增長，愛也增長，這是不對的。

我們學習了佛法，學習聞慧，學習思慧，學習修慧，就是使煩惱不可以增長，要損滅他，使令他衰退。我今天早上我在那邊經行，看那個樹，好像有一棵樹和旁邊的樹顏色有一點變，可能它有點問題。有點問題，就是這個煩惱樹，你常常用聞思修慧來對治它，它漸漸地就衰退了，但是那棵樹不可以衰退。那有什麼辦法呢？其實我很久就知道這個方法，就是有時候想起來，有時候忘記了，念大悲咒，念二十一遍大悲咒，這個咒水澆上去澆它，這個枯樹就能夠復榮。這《大悲心陀尼羅經》說的，你不妨試一試，你們誰發心，發心念大悲咒水，用一杯水澆上去，用水澆它，可以這樣子。

「次依聞慧，發生思慧」，我的意思就是這個愛煩惱也是不對的，不對，暫時先不動，愛總是人與人和氣，暫時可以保留。這個恨，人與人是有問題了，我希望各位同學注意這一點，用這個思慧，思慧怎麼辦法呢？先對治自己內心的恨，用思慧來對付他。我曾經說過這件事，但是這件事我想重覆的說，有這種需要。譬如說是觀心無常，其實不只這心無常，我們的色受想行識都是無常，身也是無常，受無常，想也無常，心無常，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，剎那剎那生滅變化的。生滅了變化的時候，你看就光是修無常觀，就可以斷煩惱，都有這個力量。

怎麼樣斷法呢？你怎麼思惟呢？我告訴你一個方法，你先觀察自己色受想行識，剎那生剎那滅，剎那生剎那滅，像那個燈光似的，剎那生剎那滅，剎那生剎那滅，並不是有一個常住不壞的光，一直在那裏發光，不是的。它是繼續那個電流來了，它們是有陰陽電的是怎麼樣，還繼續這樣剎那剎那的發光，而不是有一個常恒不變的光，不是的。在這一個人也是那樣子，一個人他的色受想行識，也不是有一個常恒住不變的人在那裏生存，也是剎那生剎那滅，剎那滅又剎那生，這樣子。你先這樣觀察自己是無常的，其他一切人也都是無常的。

說我想起來那個人頭幾天他罵我，他瞧不起我，他毀辱我，心裏面恨他。原來你也想這是無常的，恨我那個人，他罵我那個人，他輕視我那個人，已經在多少天前，已經一剎那間就滅了，到第二剎那就不是了，不是頭一剎那個罵我的那個人，輕視我那個人。輕視我那個人一剎那已經滅了，後一剎那不是那個了，而那個是我聽到他罵我輕視我，那個色受想行識也一剎那間也滅了，也不是那個剎那了。說我要記住他，他罵我，這話就不對了，已經滅了，不是那個人了，這個道理是這樣子。

我們說是這個人有斷見，這個人有常見，這就是邪見。你有沒有常見，你有沒有斷見，你自己想一想。如果你認為頭幾天罵那個人，你今天還恨他，他罵我，是名常見。所以你要是常常這樣，我們只是聽聞這種話，沒有力量，一點力量也沒有。你若是在自己靜坐，這樣思惟，這個時候，這個觀一切法剎那生剎那滅，剎那滅剎那生，這個時候，這個智慧就有力量了。有力量的時候，一剎那已經過去了，所以現在我看見的某甲，不是罵我那個人了。我為什麼還要恨他呢？我若恨他，就表示我有常見，是不是？佛說這個道理真是妙得很，就是因為無常見，也可以消滅煩惱的，但是你要思惟才可以，你不思惟不行，你不作這個正憶念，不作這樣思惟不可以。

說是靜坐的時候，心裏面就是靜不下來，就是打妄想，其實你就可以想這些道理，這些道理是可以想的，和打妄想一樣。怎麼能說想不來呢？為什麼偏要打妄想呢？「次依聞慧，發生思慧」，所以我們若是學習佛法與人講，什麼叫做常見，什麼叫做斷見，講完了就算了，這樣不行。你要思惟，思惟然後你就可以用，就可以斷煩惱了。所以那個人有沒有思慧，就從他的行動上可以知道的，而自己也知道，不是別人知道，自己可以知道，所以「次依聞慧，發生思慧」。

「復依思慧，發生修慧」，當然思慧還不是太有力量，力量還不是太夠，還不是太夠的。我們中國佛教是大乘佛教，大乘的確是無上甚深微妙法。但是

我們看，你要讀這《般若經》，他也說到無常的道理，大乘經論裡面也提到無常的道理。但是我們要承認胡適那句話不是沒有根據，早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，這句話沒有完全錯，沒有完全錯。我們只是學習學習，就是為了給人講，我要學習學習給你講，講完了就算了。你不承認這件事嗎？說我們應該改變這件事，願意念佛求生淨土，照樣可以念佛求生淨土無妨害，但是修學無常觀都是對的，你修學無我觀，還是好的，和念佛無衝突。我們用無常觀、無我觀能減少煩惱，我們不是心不顛倒嗎？心不顛倒的時候，我們念阿彌陀佛不是容易往生阿彌陀佛國嗎？沒有衝突嘛，是合的，並且提高了我們的品德，不是很好嗎？所以不要說我念佛，我不要這個也可以。

你專心念佛也是好，我也讚成，可是你加上一點聞思修的智慧，不是更好嗎？而且能斷煩惱。如果說是不加上聞思修的三慧，我不修無常觀，也不修無我觀，我就專心念佛，是很好，但是有個問題衝擊你的時候，你的我就出來了，你的我我所就出來了。我我所是什麼東西？我我所就是叫你貪瞋癡的，有我我所的人一定有貪瞋癡，有貪瞋癡就是不莊嚴了。說我歡喜念佛，還很用功，是的，我完全相信是真的，但是你沒有修無常觀、無我觀，你的我我所還在，我我所在，你的貪瞋癡也是在，當然比那不念佛，一天什麼也不用功的人是好一點，我也承認是好一點，但是還是有問題。所以我認為我們不要誤會了，我們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法，我們是實相無相微妙法門，說得很對，說得這麼高，結果你沒有實相無相，你還是我，沒有嘛！

所以我們若讀《阿含經》，智者大師也說《阿含經》是大小共學，智者大師沒有說他一定是小乘的，這麼意思。實在來說，是大小乘是指約人為主說的，這個人沒有發無上菩提心是小乘，他發了出離心而沒有發無上菩提心，沒有發大悲心，那麼這個人是小乘，約人為主說的，那麼回事。所以不要說嫌棄修四念處是小乘，這話說得不對，四念處沒有大小乘的分別，大乘也是一樣有四念處。說修無常觀，並且我們應該注重實際，他有真實的作用，那麼修無常觀也可以斷煩惱，不是滿好嗎？所以「次依聞慧，發生思慧；復依思慧，發生修慧」，「發生修慧」是什麼呢？就是靜坐了，你常常靜坐，這奢摩他修得非常有力。有力量的時候，你再去觀察觀身不淨，觀受是苦，觀心無常，觀法無我，這力量就強大起來，決定可以斷煩惱了，使力量非常的大，這個定是能幫助你得聖道，那個時候叫做「修慧」。所以是「次依聞慧，發生思慧；復依思慧，發生修慧」。

這是分三科，第一科是「正見」，「正見」裏面分二科，一個聞慧的正見，

一個思慧、修慧的正見，這是解釋這個「正見」。這個「正見」就和無漏的八正道那個正見相接近了，若是斷了煩惱，就是那個七覺支，念擇進喜輕安定捨，就是那個擇，那個擇就是這個正見，也就是八正道那個正見。

辰二、正精進

由此正見，於諸邪見，如實了知此是邪見；於諸正見，如實了此是正見；乃至正命，如實知己。為欲斷除邪見等故，及為圓滿正見等故，發勤精進。

這個第二科是「正精進」，前面是解釋「正見」解釋完了。我們《瑜伽師地論》，這個彌勒菩薩慈悲大智慧，說得很鄭重的，一點也不含糊的，什麼叫做正見，你看聞思修慧是名「正見」。而聞慧是正見的一個根本，聞慧雖然沒有力量，但是是思慧、修慧的根本，你沒有聞慧，也不可能有思慧和修慧了。聞慧是什麼？是從佛菩薩所說的經律論裏面來的，你從這裏學習，你心裏面還要思惟，這樣子得到正見。聞慧雖然是沒有力量，但是非常重要，所以不可以輕視經論，不可不讀聖賢的書，經書不可不讀，佛教的書不可不讀，這是聞慧，這是聞思修三慧，是名「正見」。第二科說到「正精進」。

「由此正見，於諸邪見，如實了知此是邪見」，由前面這聞思修三慧的正見，你有了這個正見的時候，「於諸邪見，如實了知」。對於那個錯誤的想法，你就會正確的知道了，知道這是邪見，「此是邪見」。「於諸正見，如實了知此是正見」，對於佛菩薩所說的正見正確的思想，你也能真實知道這是正見。這可見這個正見，你能知道他是正見，你能知道他是邪見，你本身要有什麼條件？你本身要有聞思修三慧的，聞思修三慧你才可以，你才能知道的。而這個聞慧剛才說過，就是要學習佛菩薩的經論，學習佛菩薩的經論，而不是說是我思慧的時候就不讀經了，不是呀，一直的要讀經，這思慧的時候要讀經，修慧的時候還是要讀經的，乃至到你是等覺菩薩了，還要聽佛說法的。因為還有很多很多都不知道，不知道的事太多了。這個到了聞思修三慧你成就了，你才知道這是邪見，這是正見，你才知道。如果說是自己學習佛法了，但是學習的不是太及格，還不知道什麼是正見，什麼是邪見，這太遺憾了。

我說一句話，我不知道這句話說得你們感覺對不對，我們能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，要發歡喜心，別人有的同學要來到我們這裏來參加學習，我們要生歡喜心。哎呀，我們學習這樣的佛法不生歡喜心嗎？其餘的都是妙法，都應該生歡喜心，但是我們智慧不夠，不知道不認識。但是這個彌勒菩薩說《瑜伽師地

論》，我們容易明白一點，你看他這樣講，你看我們容易明白一點。我這樣說法，你同意嗎？當然這事是那樣，我們的地方小，四個人住一個房間，也太委屈了，這也是遺憾的事情，做不到的事還是不要做，也是對的。

「乃至正命，如實知已」，說是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，你都能如實了知，如實了知這是正思惟，如實了知這是正語，這是正業、正命如實了知。如果沒有這個聞思修三慧，你知道這是正命嗎？你知道這是邪命事嗎？你知道這個事情嗎？不知道，你不知道的。佛是大智慧，知道一切法是如幻如化，都是空無所有，都是虛妄的。但是佛也安立這是正見，這是邪見；這是正思惟，這是邪思惟；這是正語，這是邪語；這是正業，這是邪業；這是正命，這是邪命，佛還是這樣安立。安立也還是如幻如化的，但是你若這樣做，你就是由凡而聖了，這叫做方便，這叫做善巧方便。

「為欲斷除邪見等故，及為圓滿正見等故，發勤精進」，這前面說是你因為有正見，你才知道什麼叫做邪見，什麼叫做正見，什麼叫做邪命，什麼叫做淨命。這是知道歸知道，但是這事情也是很深奧的，你若有所執著，那就還不能說是，這正見還不圓滿。有佛見、法見、菩提見，你看見執著有個佛是真實的，這還是有問題的，所以這個他方還是很深的。所以「為欲斷除邪見等故，及為圓滿正見等故，發勤精進」，要修行，要修行四念處，來斷除這些不合法的地方，這些戲論的地方，斷除邪見乃至邪命。

我以前說過，這好像是《大毗婆沙論》說的，說有一個居士要來見你，要去見的時候，要把衣服整理整理，是名邪命。你看這個事情，這個邪命到這麼程度，是名邪命，這麼程度。說我們很多的殺盜淫妄，我都清淨了，持戒清淨，就是這麼一點，就是犯戒了，你就是犯了邪命，可見是非常的微細。若到了聖位，到了初地，到了二地，初地菩薩，到了二地才是戒清淨，要那樣的聖人戒才清淨。所以我們如果是凡夫學習佛法，那敢生高慢心，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是不及格的，那敢生高慢心。所以「為欲斷除邪見等故，及為圓滿正見等故，發勤精進」，要努力的去修行，努力修行斷自己的執著。

從這一段經文上看出來，能得到正見還不是容易，不是簡單的事情。不是說我把大藏經都看過多少遍了，得到正見，還不一定。你要有思慧，還要有修慧，在這地看，你才能得到正見。得了正見，你還未必說是你就沒有邪見，也可能你還有邪見，只是你知道就是了，還是有些地方還是不足，還要努力修行的。